

中国巫蛊
考
察

邓启耀
著

巫蛊根源 巫蛊的制作

巫文神淫 爱药媚方

巫阴阳及解合拆烟

巫术与梦卜 暗察与明示

巫蛊破解 妖鬼避蛊

命相风水折损术



本书的调研和出版，得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美中艺术
交流中心、福特基金会和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的资助

B992.5
L690

蝙蝠丛书

主编 刘锡诚



中国巫蛊考察

邓启耀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走近神秘的巫蛊世界_(代序)

宋兆麟

1997年11月初,我赴昆明参加中国民俗博物馆专业委员会第四届年会,其间曾两次同邓启耀教授交谈,深为他的田野实践所感动。他还把他的近作《中国巫蛊考察》书稿交给我,请作序。说实话,我对作序向来发怵,因为自己缺乏研究,怕写不好,一对不起作者,二容易产生误导。但盛情难却,我也喜欢这个神秘的题目,作为第一读者看了一遍,认为是一部很出色的民族学、民俗文化学著作,作序思绪油然而生。

巫蛊是一种令人生畏的巫术,是黑巫术之一。从远古到如今,流传着许许多多离奇传说,有些人对它深信不疑,焙制它,利用它;有些人畏惧不已,仇视它,远离它。它像一个魔鬼似的幽灵,游荡在世界上,令人谈蛊色变,危害无穷。就是在中国古代宫廷斗争中,巫蛊像一只巨大的魔掌,搅得宫廷不宁,王族相斗,得逞时可以把皇帝拉下马,败露时则千万人头落地,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巫蛊,说它没有,它的确存在,说它存在,它又很玄。从文化人类学来说,任何一种社会文化现象,都有它产生的土壤,有它自己的生命力,巫蛊也是如此。问题是,我们是否对巫蛊现象进行过广泛而深入的考察,对这

一现象的本质是否有充分的认识，从而作出科学的阐释！从目前看来，似乎还有相当距离。

翻开浩如烟海的中国古籍，的确有不少巫蛊记载，历代法律中也不乏对付巫蛊方面的条文，说明它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又是十分敏感的社会问题。

有关巫蛊的流传情况、分布地域、民族差异、传承方式，所谓“养蛊户”与蛊妇的悲惨命运，乃至蛊药的焙制、使用、效能，解药的构成，放蛊的咒语和巫术，也就是祝与咒的关系，巫蛊在民众生活中的位置等等。文献中的记载或语焉不详，或一鳞半爪。对于传说中的真假巫蛊，由于缺乏研究，更是难于分辨和澄清。但是，在民族学中却保留许多巫蛊的“活化石”，其特点是形象具体，不仅有信仰方式、观念，还有种种传说，能搜集到许多个案，这是书本上没有记载的活历史。

研究巫蛊有两个实际问题：一是有无研究的价值；二是有很大难度。

应该说，巫蛊不仅是民族学的课题，也是文化史上的一个谜，对它不是研究不研究的问题，而是必须加以研究。这是因为：第一，巫蛊既是原始信仰的一种，又是民间信仰的重要形式，在世界各民族中具有普遍性。这一点对研究原始先民的灵魂观、生命观有重要参考价值，事实上，它是企图以一种巫术的手段支配他人的生命，从而达到保护自己的目的。第二，巫蛊信仰披着神秘的外衣，但在民间却具有不可忽视的实用性，不是自卫就是进攻，尽管在历史上留下种种骂名，似乎是一无是处的垃圾，但是在巫蛊活动中，利用不少医药知识，是“医学人类学”的重要内容，从这个角度而言，也是应该发掘的。第三，巫蛊的负面作用，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是显而易

见的，在人际中起着离间、伤害作用，对婚姻往来、文化交流、民族团结都有不少消极作用。因此，科学地解释巫蛊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所以必须把巫蛊作为研究课题列入日程。

说来容易做起难。由于巫蛊是信仰者的秘密武器，是一种生存手段，属于隐私、“秘密社会”，自然是不外露的，尤其不能让外族人识破。因此，研究巫蛊难度很大，往往可望而不可及，能够听到离奇的传说，却看不到巫蛊个案，抓不住，摸不着，找不到切入点，即使有些人与巫蛊擦肩而过，由于种种原因，也多半途而废。笔者曾致力于此久矣，也接触不少巫蛊事实，如在海南岛、广西、云南搜集不少个案，在四川大小凉山调查过黑巫术，在西番人地区请过养蛊户子女当翻译而受到白眼……而收获甚微。1989年我去贵州凯里为该省民族文物培训班讲课，有一位布依族学员搜集了近百个巫蛊案例，我曾劝他做下去，后来也失去音信，说明我们都没有敲开巫蛊的大门。

从《中国巫蛊考察》一书看出，邓启耀敲开了巫蛊的大门，获得了极其丰富的民族学资料，获得不少科学成果。他所以能达到这一步，是同他的艰苦努力分不开的。第一，他把田野调查放在首位，调查次数之多，地域之广，是极罕见的，因此他取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第二，邓启耀在调查中，与少数民族以诚相待，成了朋友、知己，有时率全家穿越怒江峡谷，与被调查者无话不说，还进入角色，多次“试药”，从而才能取得翔实的巫蛊资料。第三，邓启耀并不满足于田野工作上的成绩，还广泛地从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和自然科学中汲取营养，运用多学科的比较研究，完成《中国巫蛊考察》一书，这是他研究巫蛊的力作，也是我国第一部研究巫蛊的学术专著。

读了此书，不仅把我们带入巫蛊王国，还为民族学研究提供了一个好的范例，这是应该借鉴的。

中国是世界上民族学宝藏最丰富的国家，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化资源，尽管过去做过许多民族调查，出版很多调查报告、学术专著，然而有些问题令人堪忧，如民族学有没有自己的理论？具体是什么？我们对中国的民族学资料是否基本掌握了？田野调查应该摆在什么地位？民族学的研究方法单打一是不够的，怎么改进和完善研究方法？如何开拓民族学研究的新领域？怎样为民族地区的发展做出贡献？等等。其中有不少问题尚未解决，这是应该认真思考，并应给予积极解决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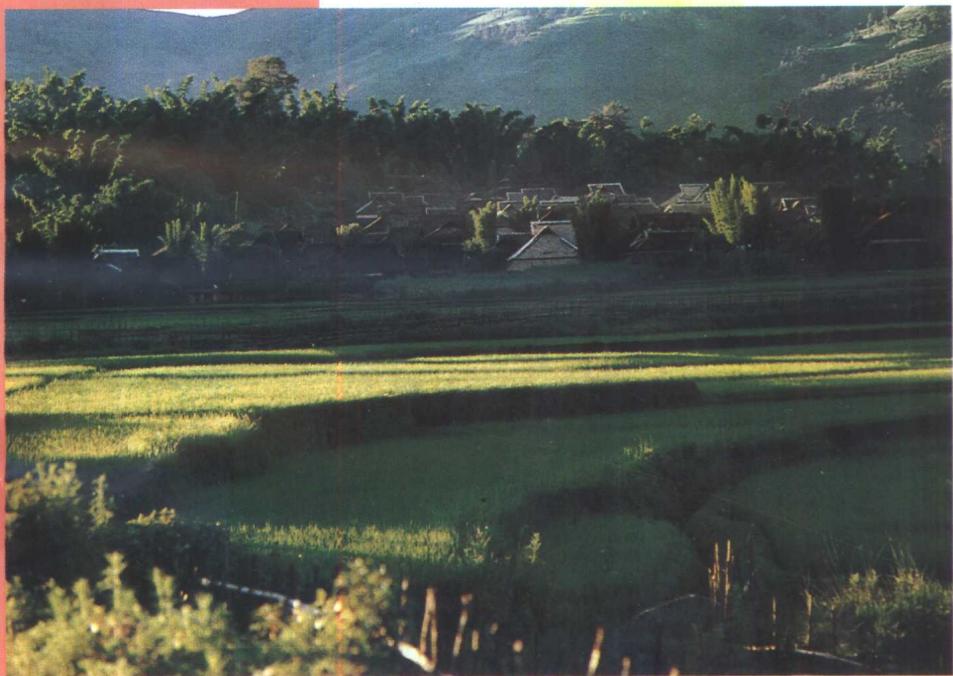
在社会科学中，每个学科都应该有本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这种理论应该是在本学科研究中总结出来的科学规律，又反过来能指导该学科的研究。因此，简单的搬用其他学科的理论作为自己学科的理论，或者从外国照搬别人的理论都是危险的。每个民族学家都应该肩负总结民族学理论的任务，只有这样，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才能建立我国民族学的理论体系。在研究方法上，首先应该把田野调查提到应有的高度。民族学的田野，是一部翻不完的教科书，是一座无字的博物馆，勤于调查，善于调查，不仅是抢救、搜集民族学资料的需要，调查本身就是一个认识、研究过程，也是造就新一代学者的根本途径。根深才能叶茂。田野调查越多越好，其研究后劲也越大。如果说田野调查是春天的播种，学术成果则是秋后的丰收。当然，过分陶醉于田野调查，交出报告万事大吉，也是不够的，会变成“调查匠”，正确的做法是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利用多学科知识和方法，进行综合性研究，才能撰写出

高水平的学术著作。

令人兴奋的是，目前我国已涌现出一批年轻有为的学者，他们酷爱自己的事业，有胆识，富于献身精神，拒浮躁而脚踏实地，绝急功近利而放眼未来，在田野调查、综合研究上做出了卓著贡献，邓启耀就是其中的一位。笔者认为邓启耀为了撰写《中国巫蛊考察》一书，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和代价，并且做了开创性的研究，它对民族学理论的探索，田野实践的深化，对巫蛊分支学科的建设都有一定建树。毫无夸张地说，在这些年轻学者身上，我们看到了中国民族学即将腾飞的曙光。

1998年3月

1.西双版纳某琵琶鬼寨（刘文田摄）



2.被认为身上有邪灵的女人（孙敏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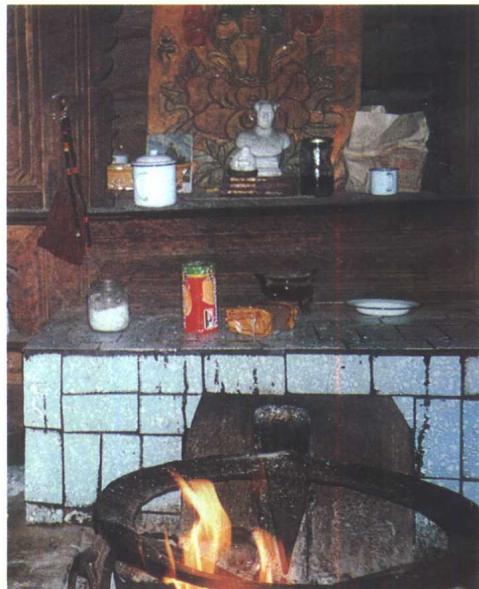
3.能查看“五海”的通灵者（孙敏摄）



4. 放蛊者房头插上黑旗以示警告



5. “蛊女”之一。她被人指认说在火塘边的
旧木板下养着马蜂蛊



6.“蛊女”家火塘上方供奉的
火神、毛泽东像和弥勒佛像

8.恋药之一种



7.纳西族祭司“东巴”



9.熟知蛊事的
怒族祭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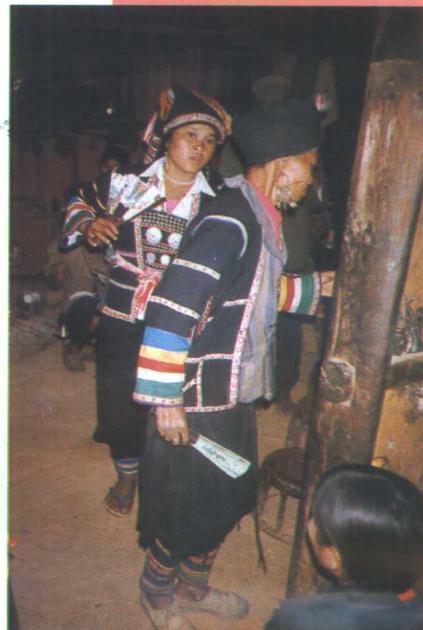
10.驱逐邪灵的怒族祭司



11.为亡灵驱邪的
哈尼族狮舞



13.念诵驱邪经咒的哈尼族“尼帕”



12.为病人驱邪的哈尼族巫师“尼帕”



14.哈尼族巫师手持神圣的三枝叶，为丢魂者叫魂



15.拉祜族蛋卜

16.普米族祭司讲述蛊的传说



17.彝族驱邪仪式“跳虎”
中的扮虎者



18.驱蛊药“狼毒”



目 录

走进神秘的巫蛊世界(代序)	宋兆麟
绪论:巫蛊的文化处境与心理处境	1
第一章 “巫蛊”之谜	22
第一节 传说? 还是现实?	
——访“蛊”手记之一	23
第二节 禁区? 还是误区?	
——访“蛊”手记之二	29
第二章 巫蛊探源	44
第一节 残阙断片话“巫蛊”	44
第二节 巫蛊的制作	52
第三节 巫蛊的种类	59
一、蛊毒	60
二、蛊术	70
1. 偶像伤害术	70
2. 异质同构伤害术	71
3. 命相风水折损术	72

4. 毒咒秘符伤害术	75
5. 制造灾害术	79
三、蛊惑	80
第三章 夺命杀魂——恐怖的邪术	83
第一节 杀魂	83
第二节 役魂盗财	108
第三节 损家宅 坏风水	118
第四节 从巫术到权术	128
第四章 魅合拆姻——“温情”的邪术	150
第一节 “蛊女”之惑	150
第二节 情死魅俗的“风流鬼”	158
第三节 鬼交神淫	165
第四节 迷咒恋符	169
第五节 爱药媚方	181
第六节 斗阴阳及解合拆姻	199
第五章 棘蛊解咒	209
第一节 巫蛊辨识	209
一、看样子	210
二、听声音	212
三、臆断与梦卜	212
四、暗察与明示	218
第二节 巫蛊破解	221
一、躲鬼避蛊	222